

论道

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要素交易市场

周小全

全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上海样板”

对上海产权和要素交易市场而言，打造世界级战略平台就是要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持续深化“一网交易”改革，为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方式、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强调，要推动上海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使更多的“上海指数”“上海价格”成为世界市场的晴雨表，更多的“上海标准”“上海方案”成为国际规则制定的参照系，更多的“上海创新”“上海品牌”成为享誉全球的金名片。“世界影响力”的能级显著提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打造世界级战略平台，对上海产权和要素交易市场而言，就是要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持续深化“一网交易”改革，为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方式、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产权市场的诞生和发展，是以市场化方式代替行政手段进行要素资源配置的新探索，是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全要素非标市场创新发展的重要中国方案。纵观上海产权和要素交易市场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定位于服务国有产权交易的公开、规范性场所。自1994年1月“上海城乡产权交易所”成立，上海产权市场随着国企改革推进而产生发展。1996年3月，上海城乡产权交易所改组为上海产权交易所，以服务国有资产改革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探索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实现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市场化新路。

第二阶段是成为基础性、权益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平台。2003年12月，上海产权交易所和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组建成为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实现了区域性资本市场向全国性资本市场的重要跨越。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将产权市场与证券市场并列纳入资本市场范畴。上海产权市场对证券市场持续提升服务能级，不断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成为以市场化手段进行

要素资源配置，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平台。

第三阶段是全力打造全要素综合性非标市场交易平台。2020年12月，上海联交所挂牌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牌子，通过市场化运营做好各类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积极打造全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上海样板”。2021年3月，上海股交中心整建制划归上海联交所管理，产权市场和区域性股权市场双向赋能，全力打造多层次资本市场重要塔基。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联合征信公司正式开业。至今上海产权市场已初步形成综合性非标市场体系，业务范围已由传统的国有资产交易扩展至资产股权类、金融证券类、自然资源类、环境权益类和招标采购类共5大类、26个具体业务种类。2021年，上海产权和要素市场交易规模达到1.16万亿元(含全市公共资源交易)，成为国内交易量最大、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强、运行质量最好的产权和要素交易市场之一。

打造全要素交易市场新高地的实践路径

近年来，从股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金融资产、公共资源到碳交

易，上海全要素市场化“一网交易”持续推进。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方式、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要素交易市场新高地，需要从五个方面发力：

一是打造高标准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市场化方式整合各类要素交易市场，形成全要素市场“一网交易”。加快构建新兴要素市场，打造统一的综合性全要素市场化交易平台。健全要素交易市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有效推动各类要素资源高效畅通流转，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保障。

二是依托资本市场定位和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发挥产权和要素市场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基石和枢纽作用。以产权市场为代表的非资本和要素市场为近4000万家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以及资本、技术、土地、数据等上百余种要素类提供交易平台和流转渠道，是我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补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短板，促进国际国内资本资产、资源要素合理有序流动和集聚。

三是创设离岸金融中心和全球资管中心的功能集聚平台，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一方面，规范拓展全国范围内的非标资产交易，产权市场与证券市场双轮驱动、非标市场与标准化市场有效对接，做强做大国内金融大循环。另一方面，依托上海自贸区深度开放和制度创新的优势，加快推进上海全球资管中心建设，深入探索非标资产、

另类投资在跨境和离岸领域的实现方式，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资产全球化配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推进。

四是坚持从“局部突破”向系统深化转变，着力推动产权市场向全要素、全资源市场化配置“一张网”升级。产权市场要以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为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并将构建要素高效流动、合理配置的市场机制作为系统深化的重点。同时，通过发挥综合性交易平台的专业运营优势，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和产权市场融合发展，构建高标准全要素大市场，为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提供上海经验，形成上海方案。

五是探索产权和要素市场集团化发展路径，打造国内国际要素资源配置的重要引擎。上海联交所按照“一体两翼多平台”的业务布局，以集团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运营优势，发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市场建设领头羊作用，积极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区域性大市场，成为助力国家和上海战略实施、促进资源市场化高效配置的资本要素市场平台和全国非标交易市场重要枢纽。到2025年，与标准化交易所相衔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的现代化全要素非标市场交易集团。(作者为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党委书记、董事长)

构建跨学科平台 讨论数字化生存

刘元春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要素资源快速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组织重构模式，打破时空壁垒，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另一方面，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重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根据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抗击疫情、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数字平台的垄断和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既抑制了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和健康发展，又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此同时，在数字化生存实践中，数字技术加速了隐私的消失，人变成了无处藏身的人，人的存在为数据所定义，人的主体性在算法和大数据面前遭受严峻挑战。

讨论数字化生存与数字经济中遇到的问题，必须跨学科的视野和态度，结合经济学界、哲学界、新闻传播学界、社会学界的力量，打破学科壁垒，打造跨学科融合、相互促进的学术平台，这样才能把握社会历史变迁和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数字化和智能化是经济哲学命题

王立胜



从技术发展看，数字化、智能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利用数字化、智能化，如何发展数字化、智能化。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必须进行经济哲学层面的探讨。

今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实际上这也为经济哲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关于数字化生存与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正视数字资本化和资本数字化的挑战。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实现了从人的聚生地向离场化的转变，从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劳动转变为数字的活劳动，出现更多的数字劳工和数字穷人。传统认知上的非劳动时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灵活的工作、自主的工作，使得工作和生活不分，但却让人们乐在其中。数字时代的离场化和去时空化的劳动，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优越的。这背后的资本逻辑和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有什么关系？如何利用数字化实现产业升级，实现结构优化？如何推动数字技术、数字资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而为实现人类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服务？要通过跨学科的协作来寻找这些问题可能的解答，至少探讨出一些可能的思路。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

——以上观点选自“数字化生存世界与中国经济发展”暨第二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上的专家发言

热点

充电桩打通老旧小区一公里

潘鸿雁 潘立争

缓解老旧小区停车紧张问题，同时间接促进商业综合体内部的经济消费。

借助外力统筹社区资源。社区治理不仅仅需要政府资源，更需要盘活和整合社区资源，实现“1+1>2”。无论是借力第三方公司免费安装公共充电桩，融入低碳示范社区建设，还是借力政府部门、搭乘低碳社区、精品小区建设等的快车，都旨在扩大社区资源，减少安装环节中来自于资金的压力，减少资源浪费；同时，借此摸清家底，加强社区整体规划，协调政府、社区各主体同步、高效、一揽子推进社区各项工作，消除公共充电桩的用电安全隐患、美化社区环境，优化社区公共空间、合理有效使用社区资源。同时，降低施工费用，减少对居民的影响。

引导居民自治、共治共享。安装公共充电桩要解决的是重要民生实事，连接的却是政府“碳中和”和“碳达峰”的重大发展工程。因此，调动居民的积极性、让居民参与、共治共享是保障公共充电桩安全运行和使用的关键。居民自治的第一步是居民知晓。通过业主代表大会、小区协商议事会等机制，告知全体居民，并获得居民认同和支持。北京一些社区甚至通过居委会干部挨家挨户送告知书，来提高居民知晓率；其次，引导居民建立电动车主微信群、电动汽车充电站自治公约、小区充电文明公约等，通过自治规则规范居民充电行为，坚持共享共用、自管自用、平价使用、安全有序使用、违规者禁用。通过沟通协商、互相监督来破解小区充电桩供需不平衡的困境。

第三方公司统一集中管理公共充电桩。统筹考虑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公共充电桩的安全运维和使用，就需要健全安装管理的长效机制。这就需要采取专业的第三方公司统一集中安装和管理充电桩；前期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建设改造，适度超前满足充电需求，并为后期增大充电功率预留容量，有效避免重复无序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提供安全加装指导，安装符合国家标准充电桩；后续统一运维管理，解决居民使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时，第三方公司可以整合社区和市场的资源，为老旧小区居民带来延伸的社会资本。

科技赋能充电桩建设管理。当城市数字化转型成为上海新一轮发展导向时，安装和使用公共充电桩也应与时俱进，将智慧管理延伸到家门口、延伸到充电站。当前不同小区的充电桩是由不同的公司建设，后台界面的样式五花八门，极不利于政府监管。因此，未来可以整合不同充电桩公司数据资源，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管理，对接小区“一网统管”，做到实时读取汽车电池信息，实时跟踪检查充电过程，确保安全充电；入口增设道闸，加装车位地磁装置，利用科技手段破解油车占位难题。同时，鼓励和引导车企、充电桩建设商和运营商、后市场服务商等多方主体共同打造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全覆盖的地方级和企业联盟级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做到安全管理。(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锐见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实体经济

邱俊鹏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面临数字鸿沟、与制造业融合相对滞后、法律法规不适应方面的挑战。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在实践中、理论、立法多个层面积极作为。

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据要素支撑，中央深改委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为促进数据要素高效合规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指引。近日，为加强统筹协调，不断做强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国务院同意建立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赋能的潜力

数字经济涉及马克思社会再生产过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是提升生产力水平、提高分配和交换效率、扩大总消费，实现社会再生产顺利高效完成的重要载体。具体来看，数字经济从推动转型升级、扩大总供给、创造新需求多个维度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融合性经济，具有巨大的赋能效应。不仅可以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还有助于传统农业、工业、服务业内部的资源优化配置、产业间的结构升级调整，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比如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加速与传统制造业的全方位融合，不断强化制造业的网联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改进生产流程，提高管理效率，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以“新基建”扩大新供给，同时创造新需求。撬动内需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5G网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这些新基建不仅为市场提供新产品、新服务，还有效促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普及应用，进而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新供给和新需求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动态平衡。

面临的挑战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面临数字鸿沟、与制造业融合相对滞后、法律法规不适应方面的挑战。

数字鸿沟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数字化基础设施鸿沟。从全球层面看，至今全球仍有40亿人不能上

网，未能接入互联网，不能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二是数据质量鸿沟。由于数据质量较低、数据采集标准不统一，以至于地区之间、政府之间、企业之间有效的数字互通互融率不高。三是数字资本鸿沟。数字资本(digital capital)类似于人力资本，具有可积累、可投资的特征，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定义数字资本存量的水平：数字接入能力和数字处理能力。显然，在数字经济时代，每个人作为数据的生产者或消费者，信息的获取、输出、整合、交流等能力因人而异。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主要集中在消费领域，是人—人之间、人—平台—人之间的链接，依靠网络规模效益、去平台化等手段获益，这些相对来说都是“低垂的果实”。当用户量达到瓶颈，消费者基本的服务需求难以满足时，消费型数字经济将面临低增长。另一方面，产业领域的数字经济需要人—物、物—物之间的互联。

数字经济存在索罗所谓的“生产率悖论”，即我们身处数字信息的包围之中，深受数字信息的影响，而这一切影响无法被统计到。比如，数字经济当中的精神性服务型消费、数字信息的分享和溢出，不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的。再如，数字经济中时间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维度，如何核算时间的价值和成本？当人们在刷微信、看短视频、打赏的时候，付出的是“时间”这个货币，未来有可能像电影《时间规划局》(英文名《In time》)里那样，时间成为一种流通货币，这或许不亚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从商品到货币那“惊险的一跳”。

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要素收入的分配，而数据的产权、使用权还有待明晰，而且数据垄断不利于行业竞争。此外，数字化知识的产权保护与一般的知识的产权还存在差异，如何在数据的共享与保护之间达到平衡，从而更好地建立数字信任，也是一大挑战。

三个发力点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在实践中、理论、立法多个层面积极作为。

加大“数字资本”投资，缩小“数字鸿沟”。在宏观经济层面，应

加强互联网投资力度，推进数字经济建设，特别是通过加快5G商用、大数据模式构建和人工智能应用，进一步巩固信息技术为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红利优势。要重视共用技术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技术改造支持范围，帮助实体经济部门突破物联网技术的研发和使用瓶颈，实现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转型。在地区层面上，应通过加大各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力度，缩小地区间数据接入能力方面的鸿沟，充分释放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贡献能力。在个体层面，应从数字接入和数字能力两个维度加大对个体的“数字资本”投资，提升全社会的数字资本存量水平。对于数字弱势群体，要通过政府公共部门和社会力量提供必要的帮扶，满足基本的数字化生活需求，建立数字包容型社会。

加强数字经济测度和评价的理论研究。探索既国际可比又能体现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框架和测度思路。建议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指数研究、调查和评估工作组织，跟踪采集一手数据、核心数据，系统构建关键指标统计调查框架，尽早建立数据生产部门、数据服务部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数据质量和来源可控的前提下，创新数据来源，在国家统计部门各条线以外，增加更加灵活的反映市场活力的行业数据和网络抓取的数据大数据渠道。

推进数字基础立法，规范数字经济治理。要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健全数据要素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合规高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和监管规则体系，建设规范的数据交易市场。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明确多元共治的格局和目标，建立完善政府、平台、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多元参与、有效协同的数字治理新格局。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大数据与数字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